

淺談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中的平埔論述

葉玉芬

博物館原以管理、保存或研究人類文明的遺留或自然界的種種材料為存在的主要目的，然而隨著教育日益普及，自八〇年代以來知識不再被視為唯一的真理，而視為一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看法與解釋，因而使得知識的客觀性受到極大的挑戰。博物館裡的展示品不再與原有的文化脈絡關係斷裂，而是全部歷史的呈現及過去真實生活的重建（臧振華，1999），博物館的展示樣貌開始需要就多個層面思考。

當代的平埔論述在這股社會潮流中，逐漸突破「學術雞肋」的研究瓶頸，有了別開生面的研究成果。本文以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（以下簡稱史前館）第一期常設展中的「《臺灣南島民族》—平埔族展示單元」為出發，藉由展示內容的分析，重新思考當代博物館的平埔論述，提出另一面向的知識建構。

強調族群關係之展示主題

史前館創立於九〇年代，以從事臺灣史前文化之社會教育作為主要目的（喬宗恣，1994）。以寬廣的眼光，闡釋人類、自然與文化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為展示理念的核心，使觀眾瞭解繽紛多彩的文化，培養出尊重與欣賞各族群文化傳統的

觀眾。目前史前館第一期常設展包括《臺灣自然史》、《臺灣史前史》以及《臺灣南島民族》三大主題。

臺灣南島民族的文化內涵相當豐富，且各族群的文化有異有同，然而博物館受限於陳列空間及展示標本的取得，難以充分展現每一個族群的文化內涵。因此，史前館考量各族群的文化特性，選擇較合適的主題，規劃一族一主題的展示策略，將《臺灣南島民族》分為九個展示單元，分別介紹各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。此外，《臺灣南島民族》的展示目的在呈現南島民族文化的相異性與共通性，提供社會大眾初步認識以及進一步探索臺灣南島民族的空間，讓觀眾在了解每一個主題後，產生舉一反三的學習效果（徐雨村，2002）。

史前館的「《臺灣南島民族》—平埔族展示單元」以族群關係為主題，平埔族與漢人的接觸過程為展示核心。展示內容分為「文化交流」、「漢人與平埔族的接觸」以及「尋根」三部分，以平埔族的漢化（sinicized）過程貫穿整個展示單元。

文化交流

在過去四百年，平埔族群與漢人在社會文化特質產生相互交流。

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，漢人與外國人撰寫的方志與遊記以文字或是圖畫的方式，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記錄。

這裡展示《諸羅縣誌番俗圖》中的五幅圖像：插秧、採檳榔、會飲、賽戲、舂米，均指涉平埔族的生計活動，呈現其種種生活樣貌，讓觀眾在丹青筆墨中看到歷史訊息，透過視覺的訊息，傳達事物「真實」的可能。平埔族的農業型態原本以游耕為主，種植小米及芋頭，而《諸羅縣誌番俗圖》裡的插秧圖，可以明顯的看出人們在水田裡耕作，只能從服飾約略分辨出耕作者是平埔族人；此外，賽戲圖中所繪之服裝類似漢人，與平埔族傳統服飾十分不同。因為圖誌的繪製者為清廷官方所指派，畫工雖然擁有繪製、寫實的空間與訓練，卻是此一過程的被動者，不能僭越長官的意思自行裁定主題與內容，也因此總體的內容，不脫主動者的預設，「番」的文化終究必須趨向於「漢」（詹素娟，1994）。

換言之，這些番俗圖誌的史料價值，並不完全建立在圖像本身的意義上；圖像繪製主體的世界觀、異族觀與分類觀，可能比被描繪的客體，更具有探討的空間，甚至真實性，與現代的圖像資料，或攝影技術發明以後的照片寫真相較，寫實或反映真實的程度，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功能與意義（詹素娟，1994）。館方另外展出五幅外國人所製作的銅版圖，這些圖先用相機拍攝平埔族人的樣貌，再以銅版鑄刻拓印下來。這些圖版除了描述西拉雅族的男女外表與服飾的差異外，對於平埔族人

的家屋及所使用器物的「實像」處理，較清廷官方所繪圖誌更為細緻寫實，所呈現的訊息也較客觀。

漢人與平埔族的接觸

十七世紀開始，原住在中國東南沿海、以稻米為主食的漢人開始進入臺灣開墾，為了取得耕作所需土地，與平埔族群產生初步接觸。

西元1600~1750年，平埔族從史前末期進入國家階段，從此踏上了歷史舞台。儘管漢人在臺灣定居的歷史最多也只不過幾百年，對整個臺灣史而言只佔很短暫的一小段，但是因為臺灣的原住民大多沒有發展書寫文字，有關平埔族的生活樣貌，只能在荷據與清領時期官方的文字記載中窺見，目前對平埔族問題的了解遠不如高山族，所能掌握的、能夠調查的文獻資料，也遠不如高山族。主要是因為他們最早漢化，大多數平埔族在十九世紀末日據初期都已漢化了。從事平埔研究者不出實地去調查或訪問、收集古文書契約、戶籍資料等再加以解讀，以及從各種文獻資料去尋找線索等三種途徑，因此策展者運用古地契、墾照、石碑、諸羅縣誌番俗圖等物件來詮釋錯綜複雜的族群關係。

漢人之所以與平埔族接觸頻繁，主要在於耕地的取得。臺灣的原住民在國家機制尚未進入之前，主要生計為種植小米、採集、狩獵，並設有鹿場生產鹿皮與外國人進行交易。漢人移入後種植水稻，農業型態轉變，致使原無地權觀念的平埔族，在清領徵稅的政策下，土地漸漸流失到漢人手裡。



古代文書呈現歷史變遷的過程。我們以五件契約做為宜蘭噶瑪蘭平埔族與清朝政府、漢人墾民之間關係的見證。

整個平埔族展示單元以大幅紅黑相間的《岸裡社文書》為背景，鮮明的手摹字是平埔族人在古契約書上所留下，代替文字的簽證。絕大部分平埔相關文書契字多由漢人代筆書寫，目的是為了買賣土地房產、租賃土地給漢人，承認其永久租佃權而做的紀錄，通常是為了符合漢人社會習慣和利益的需要。這些清代官方古文書不僅保留了當時人際事務處理的一些憑據物證，也顯現出過去生活中零散、片段、但又富含深意的觀念訊息（胡家瑜，2000）。這裡所展示的契約文書摘錄於《宜蘭古文書》，攤開內頁一面是古契約書原貌，另一面則是宜蘭文獻局所整理印出的漢文。以這些墾照、甘願字來重建過去異文化資料，皆涉及平埔族社會文化特性的重要層面。

整體而言，古文書其實是文字社會、國家制度社會、或私有財產社會所醞釀出來的產物，對平埔社會而言，其實是外來的文化要素，受外來文化接觸影響而產生的特殊產物，反映出錯綜複雜的對外互動過程與權力關係（胡家瑜，2000）。

尋根

平埔族是臺灣南島民族受到漢人影響最深的一群。雙方不斷接觸與交流，近年來平埔族人積極尋根，逐漸產生恢復認同的呼聲。

平埔族之所以需要展開尋根、認同的

文化復振運動，乃源於清領以來的逐漸漢化，在漢化的過程中，原有的平埔族文化，甚至內部族群劃分，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以致消失。

「平埔族」意指「住在平地的人們」，在十七世紀之前，其居住地區散佈在臺灣的平原地帶。清朝與日本政府依據漢化程度的多寡，將平埔族與高山族區分開來，稱平埔族為「熟番」或「化番」，高山族為「生番」。清康熙五十六年（西元1917年）的諸羅縣誌記載：「內附輸餉者曰熟番，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。」平埔族族人學習漢人文化，並且向政府納稅。

事實上平埔族內部還劃分為幾個族群，學術界對平埔族群的分類一直沿用日人學者伊能嘉矩、小川尚義、移川子之藏等人的調查，劃分為凱達格蘭、噶瑪蘭、道卡斯、巴則海（或譯巴宰）、巴布拉、貓霧凍、和安雅、邵、西拉雅、猴猴（或馬卡道）等十族。儘管平埔族的分類至今尚有爭議，但這些分類顯示平埔文化內部仍有其歧異性，並非僅漢人化約而指稱的「平埔族」。在尋根部分的展示中，策展者放入西拉雅族及噶瑪蘭族七張重建自身文化的照片，同樣說明平埔族群與（或）社群並非單一的同質社會。

平埔族物件

石灰筒

取一段兩端皆有竹節的竹筒，從側面鋸開形成筒蓋與筒身兩個部份。表面上以竹篾編成六個竹圈套於其上。

頭帶

工作時包覆頭部用。刺繡部份以黑色棉布為底，採用十字繡與直線繡法，繡成三角紋、方塊紋、心形紋、放射紋等圖樣。

木杵

舂打穀類用具，以整塊木材刨製而成，兩端杵頭略成平直的圓柱形。

展示場另一側的玻璃櫃中，陳列九件平埔族的生活物件，這些物件大多為服飾配件，三件為常用工具。策展人除了標示物件名稱外，也簡短的描述物件外型及圖樣，石臼跟木杵兩件穀類用具則簡短說明其功能。傳統博物館將考古挖掘之遺物分為四類：「藝術品」強調物件的美感成分；「標本」強調物件在同類中的科學代表性；「器物」暗示人類技術生產的產物；「文物」強調物件的文化背景關係（胡家瑜，1998）。策展人員將平埔物件陳列於窗櫺櫃中，並不刻意詮釋物件背後的文化脈絡，僅強調其藝術價值及外觀形式，這類美術館藝廊式（Art Gallery）的展示手法，即是將物件呈現「藝術品」式的自然美感。

運用文字圖像之展示策略

《臺灣南島民族》－平埔族展示單元」強調平埔族與漢人的互動關係，由於實際物件難以呈現抽象概念，因此策展者一方面運用大量的文字紀錄及平面圖誌來詮釋族群關係，採取知性的展示策略；另一方面則展示平埔族的實體物件，讓觀看者從美學角度進行視覺上的評估，帶出展示品的藝術價值。

從「文化交流」到「尋根」，策展者以文字敘述出平埔族周邊的族群關係，藉此證明平埔族的存在。由於平埔族並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文字系統，研究者只能從古文書中、巨大鮮明的手摹字裡，解讀平埔族的象徵「符碼」，或是從外國人所留下的照片圖誌，分析平埔族人的生活樣貌。所謂族群關係並不全然在於與漢人的互動上，但是在策展人將「平埔族」視為一個整體的情況下，「漢」、「番」關係成為展示主軸，觀眾看不到平埔族內部的族群關係。

隨著文化詮釋觀點的不同，博物館的展示影響觀眾知識的建構。策展者以具象的物件展示，讓物件可以為自己說話，不受博物館詮釋觀點的左右和影響。但是這麼一來，有多少重要的訊息和意義被忽略、誤解或扭曲。以平埔族的頭巾為例，原本平埔諸族的男女皆有使用頭巾的習慣，自乾隆23年起，因清朝政府開始推行開始推行規劃熟番仿漢俗雍髮留辮的政策，男子逐漸放棄以頭巾纏頭的風俗，但女子仍維持纏頭的風俗（方鈞璋，2004）。從人類學的角度而言，所有文物都是文化的產物，原有的文化意義是器物最重要的訊息（胡家瑜，1998）。藝廊式的展示手法，固然能呈現物件的美感，但是，頭巾背後隱含的社會變遷，才是觀看者瞭解原有文化意義的重要線索。博物館既是人類學物質文化的實踐場域，人類學式的展示方法，更能帶給觀看者較知識性、脈絡性的文化意義。

漢化論述之反省

綜上所述，史前館「《臺灣南島民



族》—平埔族展示單元」在文字敘述上，強調平埔族與漢人接觸後的文化交流；而圖像方誌的運用，則點出平埔族在與漢人接觸過程中，其生活文化的轉變；土牛界碑與古文契書的存在，更為平埔族的漢化埋下伏筆。

對於平埔族群而言，回顧家族或是族群歷史有其困難之處，但他們已經開始試著重新建立。平埔族人透過圖書出版、實地走訪、儀式重建等重新尋根。

相較於其他八個《臺灣南島民族》展示單元，史前館採用漢人所指稱的族群分類，將「平埔族」當成一個整體看待。事實上，平埔研究最大的困擾就是族群辨識的問題，因為平埔人或平埔族群是平埔研究的主體。就知識論的角度而言，分類是人類思考的起點。分類所引伸出來的族群互動與族群遷徙，更讓我們重新思考臺灣開發過程中多族群的歷史文化意義，不但讓我們對自己的過去多一分瞭解，更重要的是，多一分歸屬感與認同感（潘英海，1995）。截至目前為止，學者對於平埔族本身的族群命名仍有爭議性，近年來的原住民正名運動，讓公部門相繼承認凱達格蘭、噶瑪蘭，以及邵等原住民族，而館方也展示了七張平埔族文化復振的照片，實際記錄他們重建傳統的概況。

潘英海在「平埔族研究的困惑與意義」一文中曾指出戰後以來平埔族研究的兩個特殊現象：其一為研究者多為短期的田野誌描述或荷文及日文資料的譯寫；其二則是將平埔族研究附屬於漢人研究之

一。此一現象則與平埔族「漢化」的刻板印象及史料的零碎分散有關。所謂「漢化模式（the sinicization model）」，基本上視平埔諸族的歷史為臺灣漢人歷史的一部份，並視平埔諸族的文化在漢人開拓臺灣的歷史過程中消失殆盡（潘英海，2001）。然而早在漢人移入臺灣之前，一些荷蘭傳教士就已留下與平埔族的紀錄。最著名的《新港文書》即是以羅馬拼音寫成，為臺灣南島民族有文字之始。再者，臺灣漢人社會的建立，不能不歸功於荷據時期，東印度公司的招募。也就是說，具有「半歷史社會」特質的平埔族，在荷蘭人的殖民統治下所受到的影響，並不少於明鄭及清廷時期與漢人的接觸，同樣在平埔族的文化脈絡裡扮演極重要的角色。

博物館展示之侷限性

所有的博物館都只能做到有選擇性的文化脈絡呈現，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內將文化的意義適切的詮釋，並有效的轉換成為展覽的型式，這樣的問題不但是人類學研究的課題，同時也是未來博物館學建構展示理論的思考方向（胡家瑜，1998）。史前館自1992年展開臺灣原住民文物的蒐藏與研究工作，納入館藏約三千餘件，範圍包含各族群。原住民文化歷經政治經濟勢力影響，文化揉合許多外來要素；再加上各單位的蒐藏搜集，所以史前館不易取得時間深度較長、文化意義豐富的藏品，也間接的限制了可以發揮的主題。此外，策展者選用漢人代筆的官樣文書，就策展當時的時空背景，史前館的平埔論述呈現90年代平埔研究的具體成果。

另一個影響「《臺灣南島民族》—平埔族展示單元」的原因，在於博物館的常設展不易作大幅度的變動，每每有新的議題或更改時，也得視館方決策或經費評估，才得以變動。

多元觀點並存的當代社會

針對上述博物館不可避免的條件限制，建議策展人員運用「無形標本」的概念。亦即藉由影像、聲音；現場示範教學等展示方法來記錄如語言、信仰、祭儀、歌唱、舞蹈，乃至社會組織、親屬制度、製造技術等有形或無形的、動態之文化要素。近年來興起的視覺人類學，帶動了原住民以現代科技建構自己的文化，保存自己的生活面貌，如：南部的西拉雅人以紀錄片的方式復振自己的傳統祭儀。這些「無形標本」（劉斌雄，1995）記錄了動態的文化要素，讓博物館展示由靜態、平面的標本陳列，走向動態、抽象的智識

表現。

近年來，平埔論述承繼了前人研究成果，除了臺灣本地學者在關心自己本土文化，少數的日本學者（例如：土田滋、清水純）、美國學者（邵式柏、鮑梅麗），紛紛提出新看法和研究方向，突破平埔族以往僅能詮釋漢人文獻的瓶頸，開發不同的語文資料，重新思考平埔研究的問題。

沿用傅柯（Foucault）的「檔案」概念，將博物館當成整體知識運作的場域。

「檔案」並非所有文本的收藏，而是所有可能認識或已知集體想像的連接。分析史前館平埔族的展示內容，藉以釐清當代博物館對平埔之論述，檢視策展人在面臨大環境社會的脈動下，如何更宏觀的、全面的理解臺灣歷史文化的整體內涵，嚴謹的發展其論述，細膩的運用資料，凸顯平埔人的主體性觀點及認同特色，這些議題還有待思考與探索。

參考書目

方鈞璋

2004 平埔族的頭巾。發現史前館電子報第44期。

胡家瑜

1998 器物詮釋與文化展示：人類學的觀看角度。收錄於《博物館學研討會：博物館的呈現與文化論文集》。臺中市：科博館，頁61-76。

2000 古文書與平埔研究：臺大人類學系平埔古文書的蒐集與再現。漢學研究通訊 19(3)：353-361。

徐雨村

2002 臺灣南島民族的社會與文化。收錄於《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導覽解說資料》。臺東市：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



喬宗志

- 1994 連繫過去與現在：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中的臺灣南島民族。博物館學季刊 8(3)：25-28。

詹素娟

- 1994 文化符碼與歷史圖像：再看《番社采風圖》。古今論衡 2(2)：2-17。

潘英海

- 2001 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。臺北市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。

潘英海、詹素娟主編

- 1995 平埔研究論文集。臺北市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。

劉斌雄

- 1993 一個民族學家的期許：寄望於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。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 1：12-14。

臧振華

- 1993 考古遺址文化資產價值的評價問題。中國民族學通訊 29：19-23。

◎本文作者為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研究生